

歸震川許點百二十子

乙丑仲秋重校印

歸震川評點百二十子

上海會文堂書莊行

評點百二十子序

文章之不古與理道之不淵且賾也。以人之不習於子也。以子鳴必勑為一家。勑為一家則必湮陳而鑿新。即龍圖標象。鳥篆抒章。神聖性道之系。如二曜代炳。疇敢以燧芒螢炬。憑衡昱耀。而雲霞映日。異彩繁興。烟霧憑霄。奇姿逕吐。又豈松岱矗而堪谷不露。江海喻而川瀾廢騰哉。是以或標玄塵之宗。或操法繩之紐。或奇絢奪目。或詰屈聱牙。諸如此類。未易更僕志也。以予謏昧。敢竊比知言。間嘗於四部之中。欲拊子而桃集。謂集以襄史不足。而予以翼經有餘。蓋碑版書奏之類。綴而成集。手紛酬應。心怵愛憎。自負載筆者。多不能達其喉嚨。而豪雄跌宕。則矯誣馬班。風標矜貴。則肱篋六季。更有腹枵腕繭。又為經生涎沫。毒流腸胃。而冠進賢者。愚子孫謁朱門者。執羔雁。集之日繁。職繇於此。誰生厲階。作法於涼。則燕公墮計於元之。昌黎貽譏於劉生矣。若諸子之作也。猶有立言遺意焉。而靜者所密爾自娛也夫。是以有幽渺之微旨。有瑰異之雄詞。有泓崢滿漈之餘瀾。

精者風冷蝶翅。可以驂青牛之駕。即炎灼熏心。如揚鬻其才而呈身世主。如管如荀如韓。曳裾之客所蔽薈。如呂如劉。大都其思深。其人沉驚而饒遠略。其才雄駿辨博。喙長三尺。筆具五采。故能久而愈嫻。發之塵篋之中。而珠英玉彩。燁然生光。宜後世才士。鋪鐫而啜食之。以是為餐菊英而酌桂醕也。乃事有不可曉者。猶憶三十年前。人多喜南華鴻烈。亡何厭去。不知近日何故。復褒崇子書。而管子及仲舒繁露。尤為諸名進士鴻寶。繁露一編。實多精言。然久已冷置高閣。鮮煖觸氣。昨歲閱闌中牘。多掇拾其語。已而參閱行卷。則業已衣被天下矣。著書在千古。亦時有衰旺。如嚮者人喜眉山。今又競尚歐王。七子詩數盛唐。矯之者為元白。又矯而溫李。今且漸入寒瘦。風會使然。此皆時為帝者。予與伯舅文起氏。耦而耕于六籍之圃。以擬經則不敢。而史又非其職矣。欲相與倡明立言之緒。以擁衛而尊大之。與其集也寧子。且以從民所欲也夫。是以有彙函之刻。替摯虞文章流別論。談詩不談文。予廣其旨而為之序。金涇佚史姚希孟。

文采處

通達處

一
抹畫八則

提綱處

緊要處

界域處

結案處

眼目處

逗句處

叙事處

用字處

• • • • •

1

二二二

L

○ ○

10

1



評點百二十子例言

一書契興。即有經史子辭命詩賦諸家。故十三經二十一史外。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梁仲容取諸家書術數雜記。凡一百七十五。抄其要語為子略三十卷。馬總以其繁略失中。增損成三軸。今茲合古今共為二十六卷。

一戴叔倫謂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可廣聞見。則采諸子菁英。豈猶鼎鬻雞蹠乎。

一諸子各集浩繁。窮年難竟。選句摘段。則氣脉全斬。古人之意亦失。茲彙成編。以標奇勝。

一自周初洎春秋戰國。以逮兩漢。固稱子。若晉唐明。自為一家言者。獨非子乎。胡可置諸。

一先哲評論子集者。具有卓識。悉摻載首末。其圈點抹畫。則太僕先生玄心獨造。未嘗有成跡也。

一世評子家。謂明白正大。開人心胸。洞玄測微。益人名理。機鋒俊拔。長人識力。以雅御俗。助人文心。慧心巧吻。祛人滯澀。事實典故。啟人博洽。此皆淺窺子者也。惟獨湛靈機。言言針芥。

一子家。若拘拘吾道。則僅此儒家五十種。入帙意言皆障矣。凡所為兵家。道家。墨家。隱逸家。名法家。縱橫家。仙家。雜家。亦殆相半。合讀乃知義理之玄同。而文章始臻其妙。

一圈點八則

入神處



精妙處



主張處



會理處



妙合處



雄放處



評點百二十子總目

周

鬻子

子牙子

關尹子

子華子

老子

春秋

莊子

列子

墨子

管子

亢倉子

晏子

鄧析子

鬼谷子

文子

戰國

公孫子

商子

鵠冠子

司馬子

吳子

尹文子

孫武子

尉繚子

玉虛子

鹿谿子

慎子

汗子

尸子

囂囂子

荀子

韓非子

波弄子

惠子

胡非子

子家子

希子

薛子

胡風子

三柱子

歲寒子

秦

晉山子

呂子

在韓非子
上卷十

潼山子

雲冕子

隨巢子

孔叢子

西漢

黃石子

雲陽子

金門子

淮南子

桂巖子

封龍子

吉雲子

青藜子

揚子

符子

金樓子

東漢

荆山子

委宛子

白虎通

風俗通

慎陽子

蠻山子

回中子

貞山子

天隱子

蜀漢

渣岬子

書見
廿卷

徐子

小荀子

魏

鏡機子

晉

抱朴子

白雲子

靈源子

雲門子

干山子

石匏子

隋

無能子

譚子

即齊丘子

文中子

唐

天隨子

鹿門子

玄真子

靈樞子

書見世六卷

來子

文泉子

協律子

宋

次山子

東萊子

堯夫子

橫渠子

長春子

元

草廬子

道園子

明

郁離子

補遺總目

上古

陰符經

握奇經

周

計倪子

庚桑子

燕丹子

於陵子

漢

牟子

心書

東觀子

爨桐子

家語

晉

傅子

北齊

劉子

唐

續孟子

伸蒙子

素履子

玉泉子

南唐

金華子

宋

聲隅子

嬾真子

廣成子

蘇軾解本

胡子

明

薛子

海樵子

叔苴子

空同子

海沂子

胎息經

王文祿疏本

至游子

評點百二十子談數

鬻子

劉彥和曰。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肇始。莫先于此。逢行珪曰。鬻子敷衍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字重千金。詞高千載。垂道見志。懸諸日月云。

關尹子

羅洪先曰。關尹子持論抑塞支離。而小近實。非深于師老子者也。其辭潛夫論衡之流耳。不敢望西京。何論莊列。

子華子

朱元晦曰。子華子其辭故為艱澀。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為高古。而氣實輕浮。粉飾塗澤。俯仰態度。類巧于模擬變撰者。由家語有孔子與程本傾蓋而語一事故。取以成書歟。

王鳳洲曰。誦之可也。采而益我。可也。

老子

程明道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卻入做權詐者上去。

河上公曰。儒者高仁義。老氏不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儒者蹈禮法。老氏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楊升菴曰。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慎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為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莊子

呂東萊曰。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

楊東里曰。南華經皆自廣大曾中流出。矢口而言。粗而實精。矯偏而論正。而若反讀者。先須大其胸襟。空其我相。不得一以習見參之。子書中第一。

部醒眼文字也。

王懋曰。南華經如山肴海錯。別是一種。却不可與菽粟同味者。然使並席而陳。合口而食。亦自不相妨害。

王鳳洲曰。莊子為文。其宏放馳逐。縱而不可羈。其辭高妙而有深味。然託名多怪詭。而轉句或晦棘而難解。其下字與僻而不可識。措句琢字。出鬼入神。

列子

黃東發曰。列子才穎逸而性沖澹。生亂離而思寂寞。默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遺世事。其靜退似老聃。而實不為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無之。其誕慢似莊周。而亦不為莊周。莊周侮前聖。而列子無之。不過愛身自利。其學全類楊朱。

王鳳洲曰。列子與莊子同叙事。而獨簡勁有力。談理引喻明淺。與佛書相表裏。所謂莊語者也。

墨子

劉子政曰。墨子戰國一賢士大夫也。其書大抵皆平治之道。不甚悖于理。如擇務尚賢。節用。非樂。尊天兼愛。蓋言之以救世主藥石耳。非執以為世主之準也。

管子

朱元晦曰。管子以功業著。恐未必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

趙定宇曰。古今變遷。道隨時降。王伯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為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世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

亢倉子

王鳳洲曰。亢倉子。其文辭東京之後。迂於儒者。

晏子

劉子政曰。晏子春秋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重複。文辭頗異。

鄧析子

王鳳洲曰。鄧析子其文辭戰國策士倪耳。循名責實。察法立威。先申韓而鳴者也。至於天于人。父于子。兄于弟。俱無厚者。何哉。先王之用刑也。本於愛。析之用刑也。本於無厚。亦刻矣。

鬼谷子

葉水心曰。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于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其術往往有得于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于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于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一代之雄乎。

王鳳洲曰。命篇甚奇。詞亦偉至。所以捭闔張翕之機。大要出于老氏而充